

百部长篇小说文库

精粹普及本

# 金 钱





主编：刘以林

# 金 钱

著者：[法国]左拉

译编：蔡长河



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

## 总序

人生迢迢时光中，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

古人云：朝日初出，苍苍凉凉，澡头面，裹巾帻，进盘飧，嚼杨木，诸事甫毕，起问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后可知。一日如此，三万六千日何有？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巍巍乎天生百物矣，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衍为此百部长篇，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

在一切文艺作品中，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唯其道法自然、现实与意识，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其磅礴、包容、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不论我们为工、为农、为兵、为官、为学、为商，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只要开卷一阅，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准会一任松林来到

案头，百鸟飞临窗口，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只是，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一般读者也难卒读。鉴此，本文库在拔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撮其精华，保其意韵，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这里有中国长篇 22 部，余为外国小说，以小说的品质而言，皆为卓世极品。

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虽仅百部，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如百条河、百座山、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而且永远。读小说是好的，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

刘以林

1997 年 7 月，北京

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

## 简 介

左拉(1840~1902)是法国19世纪著名作家，享有世界声誉。1871~1893年间，创作了由20部长篇小说组成的《卢贡—马卡尔家族》，《金钱》是其中重要作品之一。1898年被判刑，后逃亡英国，撰写长篇小说《四福音书》等。

《金钱》是《卢贡—马卡尔家族》中的第18部，写于1892年。作品重点表现的是法国金融界的内幕。书中主人公萨加尔是一个金融界的冒险家，他在地产投机事业中遭到惨败后，又挤进交易所。此后，他表演了一系列阴谋、野心、疯狂的“节目”，最后又沦为彻底的失败者。

## 目 录

|                    |       |
|--------------------|-------|
| 一、屈辱的投机家.....      | (1)   |
| 二、梦想中的公司.....      | (7)   |
| 三、引诱人伙 .....       | (13)  |
| 四、骗子的杰作 .....      | (20)  |
| 五、奇遇私生子 .....      | (30)  |
| 六、胜利者的疯狂 .....     | (36)  |
| 七、肉体游戏 .....       | (45)  |
| 八、另一种君主 .....      | (50)  |
| 九、皇帝的情妇 .....      | (56)  |
| 十、危险边缘 .....       | (61)  |
| 十一、大骗子和小骗子 .....   | (68)  |
| 十二、“多头”与“空头” ..... | (74)  |
| 十三、灾难从天而降 .....    | (83)  |
| 十四、穷途末路 .....      | (94)  |
| 十五、自杀死讯 .....      | (97)  |
| 十六、强盗家庭.....       | (104) |
| 十七、有趣的宣判.....      | (114) |

## 一、屈辱的投机家

巴黎，1864年5月。

这是蒙马特街和黎世留街之间的中央广场，整个巴黎的神经好像都集中在这里。这里像个狂热病患者集中的地方，中心区就是那个股票交易所。

在交易所门外的石级和廊檐下，涌满了像蚁群似的穿着大衣的人。大钟底下的空间，被人们俗称“场外”，走廊上的买卖呼声已经响了起来。

这种投机生意的浪潮，压倒了城市的一切喧嚣。在这野蛮的喊声中和举动中，有人突然发财，有人突然破产，人的命运一下子变得莫测和多变。

交易所的钟敲过十一点，一个名叫萨加尔的男子走进了广场一角的上波饭店。他坐在餐桌边，

无意吃什么东西。老实说，眼前的处境使他毫无食欲。

上个月，萨加尔的地产生意彻底失败，百万金钱从他手里流走，使他不得不出卖了蒙梭公园的公馆而迁进平民式的住宅。此时，他又和十三年前的萨加尔一样，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穷光蛋。

但是，他一定要东山再起。

他坐在饭店里等待雨赫带来的消息。雨赫是一个议员，也是大人物的仆役。萨加尔的哥哥卢贡正是大人物之一——政府大臣，萨加尔想抓住哥哥这根救命稻草，重整旗鼓。

但令人失望的是，直到约好的十一点，雨赫还没有露面。

萨加尔无所事事，左右张望着，他看到了以前见了面主动向他打招呼而现在对他都冷冰冰的投机家们：皮勒罗尔、莫塞、萨尔蒙、马佐和阿马鸠。

正在这时，餐厅里的人有一阵莫名其妙的安静，随之又掀起了种种带有恭维性的问候声。萨加尔抬头一看，不禁怔住了，走进饭店的是年老、高贵的大银行家甘德曼。

餐厅人员像飞一样给甘德曼捧来一杯维希水，所有在场者也都一下子觉得自己的身份降低了许多。这不奇怪，甘德曼可以任意操纵证券的涨跌，像上帝掌握雷击一样。

此时，萨加尔不愿出现在他面前，但萨加尔刚要起身离去的时候，甘德曼已经向他走来：“喂，朋友，你真的不做生意了么？”甘德曼不无讽刺意味地说，“在我看来这是对的，你是聪明的。”

萨加尔听了这话，好像挨了一鞭子，出于反抗本能，他冲动地抗辩道：“我现在正要办一个两千五百万资本的银行，我在不久的将来会去看望你的……”

萨加尔今天真是倒霉透顶，没有等到雨赫，却装着一肚子的冷嘲热讽。他离开饭店，装作散步的样子在交易所附近走了几圈，心想：“哼！我总有一天要以胜利者的姿态再次走进这个房子！”

在大广场的不远处，萨加尔遇到了胖子毕式，此人在斐多街上开办了一个“代理商行”，经营“无价证券”。

所谓“无价证券”，即已经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过期债券，等于一堆废纸，但是，这些东西在

这些投机家中，还是可以榨出油水的。例如，可以把它们卖给面临倒闭的银行，以供他们虚设“债户”，还可以从这些东西中打捞出很多人的隐私，而隐私也是可以卖钱的。

毕式正和一个叫梅山太太的胖女人在谈“交易”，她说：“旺多姆的文件我都收到了……呶，这就是。”

“好，到我家里去。”毕式回答道。

萨加尔走到两个人面前，对毕式说：“我有一封俄文信，是君士坦丁堡一个俄国银行家写给我的，我想找你的兄弟替我翻译一下。”

“行！”

萨加尔正要跟毕式去，但很不巧，萨加尔又遇到另外的熟人，需要耽搁一会儿，毕式便带着梅山太太，回到毕式的住处。

毕式住在五层楼上，已经二十年了。这一套住宅由两个房间和一间厨房组成，两个房间分别住着毕式和毕式的弟弟西基斯蒙。

一到房间，毕式便问道：“前些时候我们所关注的席加尔多事件，难道就这样放弃了？”

席加尔多事件是梅山太太近一两年来最热衷

的一个浪漫故事。故事的内容是：

当年，在哈尔卜街的一所房子里，住着梅山太太的一个小表妹，名叫罗莎丽·沙威夷。罗莎丽是梅山太太的姨妈最小的一个女儿，在这女孩十六岁的时候，一天晚上，在楼梯上被人奸污了。

不幸的是那个奸污她的男子是已婚男子，此时正同妻子住在二层楼的一套房子里。由于女孩在被奸污时有相当的成分是自愿的，她母亲才同意妥协，要那男子付出六百法郎。

但是未过一个月，这男子便失踪了，连地址也没留。此后，罗莎丽陷入了灾祸：她生下了一个男孩。去年，她死去了，留下了一个名叫维克多的男孩，由梅山太太抚养。

这个听起来很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又毕竟是可信的。因为梅山太太手中确实掌握着十二张共六百法郎的借据，签署的名字是席加尔多。

毕式瞪大眼睛审视着席加尔多的卷宗，死死地盯住这些借据。突然，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他觉得上面的字体好像不是第一次见到，他一定在另外什么地方也见到过。

正在这时，有人敲门了。

进来的是萨加尔。

萨加尔微笑着，很有礼貌地向毕式、梅山太太点头，之后便向西基斯蒙的房间走去，找毕式的弟弟翻译他那封俄文信。

而梅山太太在见到萨加尔的一瞬间，她的目光中闪烁出了空前的惊奇，直到萨加尔走进另一个房间，她的惊愕仍在继续。

“上帝！”梅山太太清醒过来之后，迫不及待地对毕式说，“这位萨加尔先生，我还没像今天这样认真地看过他！多么奇怪，我抚养的那个维克多，长得简直和他一模一样！”

毕式听后，也有另一番醒悟，他急忙找出萨加尔曾写给他的一封信。一看字体，便不得不吃了一惊：萨加尔信上的字体，和借据上的字体，绝对一样。

这就是说，萨加尔就是那个席加尔多，即那个奸污过一个女孩子并使她生下维克多的那个男子。

毕式将自己的判断告诉了梅山太太。

“上帝！这可好了！”梅山太太激动地说，“我为维克多所做的一切，应该得到报答！”

“不要急，现在向他摊牌，他是什么也不会承认的！”毕式制止了她的冒失，他认为此时的萨加尔是个穷光蛋，没有什么油水。

“他现在正倒在地上，我们应该给他时间让他重新站起来！到那时……”

一张黑网拉开了。

## 二、梦想中的公司

萨加尔在地产生意中最后一次失败以后，也就是彻底破产之时，本想搬到儿子马克辛姆那里去住，但是儿子拒绝了他，理由是：分开来住才能永保他们之间的和谐关系。

萨加尔那时已经没有属于自己的房产了。他想起了圣拉查尔街，阿尔维多王妃在那里有一所房子，至今还空着。

阿尔维多王妃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十五年前，她为了听从母亲龚贝尔公爵夫人的命令，嫁给了自己毫无好感的亲王。事实上，早在她和这位阿尔维多亲王结婚以前，她就听到了有关这位亲王的为人。

这位亲王已经拥有了大约三亿法郎的财富，但是积累财富的手段又与流氓没有什么差异。他的“抢劫”行径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过交易所从一切盲目轻信的穷人口袋中，从许多人的破产和死亡中，来捞取金钱。

但是，她是教徒，很尊重母亲的命令，还是同亲王结了婚。

婚后，她曾经历过十分豪华的生活，这种豪华不仅使巴黎平民望尘莫及，据说连宫廷里的人都不能不表示嫉妒。但是这一切，都因亲王患脑充血病死亡很快就结束了。

这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都不幸的女人，她没有享受过真正的爱，没有做过母亲，连对儿女的爱也没有施予对象。她甚至觉得自己从丈夫那里继承来的三亿法郎，是一笔有着卑鄙来历的钱。

好在她迷恋上了慈善事业，生活总算有了寄

托。五年之中，她在巴黎附近的魏特来镇建立了圣玛丽托儿所，先后收下了三百多个孩子。在圣芒德镇，她出资建了圣约瑟孤儿院，还在巴黎郊区开办了圣马尔梭医院。

此时，她的三亿法郎已用去三分之一。

而萨加尔结识阿尔维多王妃，是在王妃兴办儿童习艺所的时候，那时，王妃关心的是儿童习艺所将能对儿童提供什么样的教育，萨加尔则关心的是作为习艺所的辉煌建筑本身。

萨加尔有了这一层关系，便很快找到阿尔维多王妃，要求租赁她的二楼和楼下。使萨加尔又惊又喜的是，这位王妃很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其实，促使萨加尔搬到这里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是由于一位女人。

在阿尔维多大楼的三楼，即萨加尔的头顶，住着工程师哈麦冷，哈麦冷的妹妹——佳乐林夫人是一位特殊的美人。她长得高大、结实，给人一种既谦和又高贵的感觉。矮小的萨加尔每次见到她，都对她的高大身材和美丽的风采暗暗倾倒。

佳乐林夫人一生中的不幸也来自婚姻，她的丈夫是个啤酒商人，婚后，这男人凶相毕露，经

常酗酒、打老婆，后来还索性遗弃了她。由于她在被丈夫遗弃后没有向丈夫索取任何财富，又一次沦为穷人。

不久，兄妹俩用很可怜的一点钱租下了阿尔维多大楼三楼上的五间小房间。之后，萨加尔住进了他们的楼下，成了他们的邻居。

一天，萨加尔去拜访佳乐林夫人，见这女人正满腹忧伤地坐在那里。

“夫人，有什么伤心事？”

“我和哥哥在经济上已经山穷水尽了！”

“真见鬼，你们怎么会落到这地步！”

这时，出去找工作的哈麦冷回来了，带来的消息还是一事无成。

萨加尔一时想不出安慰这一对兄妹的话，他起身走到墙前，看到墙上有一张图，画的是建在许多大商店中心的一幢高耸的楼。他凝视良久，突然问：

“这是什么，哈麦冷先生？”

“画的是一个梦想。”

“什么梦想？”

“唔，你知道，我所梦想的公司就是联合轮船

总公司。”

提到这个构思，哈麦冷兴奋了，便滔滔不绝地讲开了。他所说的这个“联合公司”不仅是一个运输业务的组合，而且首先是个财团。

“财团！上帝……”萨加尔惊喜地说，“多么有远见的想法！”

一个怀才不遇、积累了很多构思而又始终在困厄里生活的工程师，一个在投机中走向破产而又时时渴望东山再起的野心家，在“财团”的事业上找到了共同兴趣。于是，两个人很快“入境”地畅谈起来。

对这两个幻想家的冲动，佳乐林夫人虽然有一点欣赏，但她又绝对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幻想，一种冲动。于是，她坐在一边只是很友好又很恬淡地微笑着。

而萨加尔一经看到佳乐林夫人这美丽少妇的安详微笑时，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冲动。当他冷静下来回味自己这种心情的时候，他不得不有些惊愕地承认：他已经爱上了她。

事情的结果是没有理智色彩的，不久，她便倒在他的怀里，随即，两个人度过了只有正式夫